

Les Misérables

— 世界名著大系 —

悲惨世界 二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客户：山西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三十五卷

悲慘世界 (二)

[法]雨 果 著
王 俊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目 录

目 录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3)
第二卷	沉沦	(47)
第三卷	在一八一七年内	(90)
第四卷	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113)
第五卷	下坡路	(123)
第六卷	沙威	(154)
第七卷	商马第案件	(164)
第八卷	波及	(220)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	(237)
第二卷	战船“俄里翁号”	(277)
第三卷	完成他对死者的诺言	(287)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330)
第五卷	无声的狗群黑夜搜索	(342)
第六卷	小比克布斯	(366)
第七卷	题外的话	(389)
第八卷	公墓接受人们给它的一切	(399)

第三部 马吕斯

第一卷	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442)
第二卷	大绅士	(457)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465)
第四卷	ABC 的朋友们	(495)
第五卷	苦难的妙用	(520)
第六卷	星星相映	(535)
第七卷	猫老板	(550)
第八卷	作恶的穷人	(557)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 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第一卷	几页历史	(633)
第二卷	爱潘妮	(662)
第三卷	卜吕梅街的一所房子	(677)
第四卷	下面的援助也许就是上面的援助	(704)
第五卷	结尾不象开头	(712)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726)
第七卷	黑话	(756)
第八卷	欢乐和失望	(773)
第九卷	他们去什么地方?	(803)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809)
第十一卷	原子和风暴结为兄弟	(825)
第十二卷	科林斯	(836)
第十三卷	马吕斯进入黑暗	(864)
第十四卷	失望的伟大	(872)
第十五卷	武人街	(888)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间的战争	(905)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969)
第三卷	陷入泥泞,心却坚贞	(982)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1012)
第五卷	祖孙俩	(1021)
第六卷	不眠之夜	(1045)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1064)
第八卷	黄昏月亏时	(1083)
第九卷	最后的黑暗,崇高的黎明	(1093)

四 司法者再度行使法权

芳汀，自从市长先生把她从沙威手中救出来以后，还没有看见过沙威。她完全不能了解当时的情绪，她认为他是为了她来的，她受不了那副凶相。她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她两手掩住自己的脸，哀号着：

“马德兰先生，救命！”

冉阿让（我们以后不再用旁的名字称呼他了）站起来，用最柔和最平静的声音向芳汀说：

“您放心。他并非来找您的。”

随后他又对沙威说：

“我知道您来这里干什么。”

沙威回答说：

“快走！”

在他说那两个字的口气里有一种不容分说的蛮横和狂妄。他说的不是“快走！”而是一种象“快走”两字那样的声音，没有文字可以表示这种声音，那早就不是人的言语，而是野兽的吼叫了。

他绝不照惯例行事，绝不说明来意，也不拿出逮捕状。对他来说，冉阿让是一个神秘的、无从捉摸的对手，是黑暗中的角力者。他掐住冉阿让已经五年了，却没有能够摔翻他。这次的逮捕不是起始，而是结局。因此他只说了句：

“快走！”

他这么说着，身体却没有移动一步。他用那种铁钩似的目光钩住冉阿让，他平日对颠连无告的人们也恰是用这种神气硬把他们钩到身边去的。

两个月前，芳汀感到刺入她骨髓的，也正是这种眼光。

沙威一声吼，芳汀又睁开了眼睛。市长先生在这里。她有什么可怕的呢？

沙威走到房子中间，叫道：

“你到底走不走？”

这个不幸的妇人四处张望。屋子里只有修女和市长先生。沙威对谁会

这样下贱地用“你”字来称呼呢？只可能是对她说的了。她浑身发抖。

即使是她看见了一桩破天荒的怪事，即使是在她发热期间最可怕的恶梦里，这样的怪事也不会有过。

她看见市长先生低下头，暗探沙威抓住了市长先生的衣领，她似乎觉得天翻地覆了。

沙威确实抓住了冉阿让的衣领。

“市长先生！”芳汀喊道。

沙威放声大笑，满口的牙齿全突了出来。

“这儿已没有市长先生了！”

冉阿让任凭那只乎抓住他礼服的领子，并不反抗，他说：

“沙威……”

沙威不待他说完，便吼：

“叫我侦察员先生。”

“先生，”冉阿让接着说，“我想和您私下谈句话。”

“大声说！你得大声说！”沙威回答，“人家对我谈话经常是大声的！”

冉阿让忍气吞声地继续说：

“我求您一件事……”

“我叫你大点声说。”

“但是这件事只有您一个人才可以听……”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不听！”

冉阿让转身朝着他，急忙小声向他说：

“请您暂缓三天！三天，我可以去领这个可怜女人的小孩！假使您要跟着我去也可以。应当付多少钱我都付。”

“笑话！”沙威叫着说。“哈！我以前还没有想到你竟是一个这么蠢的东西！你说要去领这婊子的孩子。你要我缓三天，你好逃！哈！哈！真妙！好极了！”

芳汀颤抖了一下。

“我的孩子！”她喊道，“去领我的孩子！她原来不在这里！我的嬷嬷，告诉我，珂赛特在什么地方？我要我的孩子！马德兰先生！市长先生！”

沙威提脚一顿，说：

“这一个也来纠缠不清了！你到底闭嘴不闭嘴，骚货！这个可耻的地方，

囚犯做着长官，公娼享受伯爵夫人的清福！不用忙！是扭转过来的时候了！”

他紧盯着芳汀不动，再一把抓住冉阿让的领带、衬衫和衣领说道：

“我告诉你，这儿没有马德兰先生，也没有市长先生。只有一个贼、一个土匪、一个苦役犯，叫冉阿让！我现在抓的就是他！就是这么回事！”

芳汀直起身，支在她那两只僵硬的胳膊和手上面。她望望冉阿让，再望望沙威，又望望修女，张开口，仿佛要说话。一口痰从她喉咙底里涌上来，她的牙齿格格发抖。她悲伤地伸出两条胳膊，张开两只握拳的手，向四面摸索，好象一个惨遭灭顶的人，随后她忽然一下倒在枕头上。她的头撞在床上，弹回来，落在胸口上，嘴张着，眼睛大睁，但已黯然无光了。

她死了。

冉阿让把手放在沙威的那只抓住他的手上，好象掰婴孩一样，一下便掰开了它，随后他向沙威说：

“您害死了这妇人。”

“不许多嘴，”怒气冲天的沙威吼叫起来，“我不是到这里来听你讲道理的。队伍在楼下，不要浪费时间。马上走，不然我就要用镣铐了！”

在屋子的一个壁角里，有一张坏了的旧铁床，是平日给守夜的嬷嬷们临时用的。冉阿让走到床的前面，一转眼便把这张业已破损的床头拆了下来。有他那样的力气，原不是件难事。他紧紧握着这根大铁条，眼睛望着沙威。

沙威向门边退去。

冉阿让手里握着铁条，慢慢地向着芳汀的床走去，然后，他转过身，用一种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沙威说：

“我劝您不要在这时来打搅我。”

一桩十分真实的事，便是沙威吓得发抖了。

他原想去叫警察，但又怕冉阿让乘机逃走，于是只好守住不动，抓着他手杖的尖端，背靠着门框，眼睛不离冉阿让。

冉阿让的肘倚在床头的圆球上，手托着额头，望着那躺着不动的芳汀。他这样待着，凝神，不语，他所想的自然不是这人世间的事了。在他的面容和体态上仅仅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的颜色。这样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他俯身到芳汀耳边，细声向她说了几句。

他向她说什么呢？这个待死的汉子，对这已死的妇人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究竟是些什么话？世上没有人听到过。死者是否听到了呢？有些动

人的幻想也许真是最神圣的现实。毫无疑问的最,当时唯一的证人散普丽斯嬷嬷时常谈到当日冉阿让在芳汀耳边说话时,她看得明明白白,死者的灰色嘴唇,曾微微一笑,她那双惊魂未定的眸子,也略有喜色。

冉阿让两手捧着芳汀的头,如同母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把它端正安放在枕头上,又把她衬衣的带子结好,把她的头发塞进帽子。做完了这些事,他又闭上了的眼睛。

芳汀的面庞在这时亮得出奇。

死,便是跨进光明境界的第一步。

芳汀的手还垂在床沿外。冉阿让跪在这只手的面前,轻轻地拿起来,吻了一下。

他站起来,转身向着沙威:

“现在,”他说,“我与您走。”

五 适合的坟

沙威把冉阿让送进了市监狱。

马德兰先生被捕的消息在滨海蒙特勒伊引起了一种异样的反应,应当说,引起了一种非常的震动。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掩饰这样一种情况:仅仅为了“他当过苦役犯”这句话,大家便几乎把他完全丢弃了。他从前作的所有好事,不到两个钟头,也全被遗忘了,他已只是个“苦役犯”。应当指出,当时大家还不知道在阿拉斯发生的详细经过。一整天,城里四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谈话:“您难道不知道吗?他原是个被释放的苦役犯!”“谁呀?”“市长。”“啐!马德兰先生吗?”“是呀。”“真的吗?”“他原来不叫马德兰,他的真名字真难听,白让,博让,布让。”“呀,我的天!”“他已经被捕了。”“被捕了!他日前还在市监狱里,不久就会被押到别处去。”“押到别处去!”“他们想把他押到别处去!他们想把他押到什么地方去呢?”“因为他从前在一条大路上犯过一桩劫案,还得上高等法院呢。”“原来如此!我早已疑心了。这人平日太好,太完善,太信上帝了。他辞谢过十字勋章。他在路上碰见小流氓总给他们些钱。我老在想,他一定有些不能见人的历史。”

尤其是在“客厅”里,这类话谈尤其多。

有一个订阅《白旗报》的老太太还有这样一种几乎不可触及的体会。

“我并不以为可惜。这对布宛纳巴的党徒是一种教训！”

这个一度称为马德兰先生的幽灵便这样在滨海蒙特勒伊消逝了。全城人中，只有三四个还追念他。服侍过他的那个老看门婆便是里面之一。

当天日落时，这个忠实的老婆子还坐在她的门房里，无限凄惶。工厂停了一天工，正门锁上了。街上行人稀少。那幢房子里只有两个修女，佩尔佩迪嬷嬷和散普丽斯嬷嬷还在守着芳汀的遗体。

快到马德兰先生平日回家的时候，这忠实的看门婆子机械地立了起来，从抽屉里取出马德兰先生的房门钥匙，又端起他每晚用来照着上楼的烛台，随后把钥匙挂在他惯于寻取的那板钉子上。烛台放在旁边，仿佛她在等候他似的。她又回转去，坐在椅子上面呆想。这可怜的好老婆子并不知道她自己做了些什么事。

两个多钟头之后，她如梦初醒地喊道：

“真的！我的慈悲上帝耶稣！我还把钥匙挂在钉子上呢！”

正在这时，门房的玻璃窗自动打开了，一只手从窗口伸进来，拿着钥匙和烛台，凑到另一支燃着的细烛上接了火。

守门妇人抬起眼睛，张开口，差不多要喊出来了。

她认识这只手，这条胳膊，这件礼服的袖子。

是马德兰先生。

过了几秒钟，她才能说出话来。“我真吓呆了。”她过后向人谈这件事的时候，老这么讲。

“我的上帝，市长先生，”她就算喊出来了，“我还以为您……”

她停了口，因为这句话的后半段会抹煞前半段的敬意。冉阿让对她始终是市长先生。

他替她把话说完了：

“……进监牢了，”他说，“我到监里去过了。我折断了窗口的铁条，从屋顶上跳下来，又到了这里。我现在到我屋子里去。您去把散普丽斯嬷嬷找来。她一定在那可怜的妇人旁边。”

老婆子慌忙去找。

他一句话也没有嘱咐她。他十分明白，她保护他会比他自己保护自己更稳当。

别人永远不会知道他怎样能不开正门便到了天井里。他本来随时带在身上有一把开一扇小侧门的钥匙，不过他一定受过搜查，钥匙也一定被没收了。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想通过。

他走上通到自己屋子那道楼梯。到了上面，他把烛台放在楼梯的最上面，慢慢地开了门，又一路摸黑，走去关上窗子和窗板，再回头拿了烛台，回到屋里。

这种戒备是有用的，我们记得，从街上可以看见自己的窗子。

他四面望了一眼，桌子上，椅子上，和他那张三天没有动过的床上。前晚的忙乱并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因为看门婆婆早已把屋子整理过了。不过她已从灰里拾起那根棍子的两个铁斗和那烧乌了的值四十个苏的钱，干干净净地把它放在桌上了。

他拿起一张纸，写上“这便是我在法庭里说过的那两个铁棍头和从小瑞尔威抢来的那个值四十个苏的钱”，又把这枚银币和两块铁斗摆在纸上，好让人家走进屋子一眼便可以看见。他既不匆忙，也不惊惶地从橱里取出了一件旧衬衫，撕成几块，用来包那两只银烛台。一面包着主教的这两个烛台，一面咬着一块黑面包。这大概是在他逃走时带出来的一块囚犯吃的面包。

后来法院来检查，在地板上发现一些面包屑，证明他吃的确是狱里的面包。

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请进。”他说。

是散普丽斯嬷嬷。

她面色苍白，眼睛发红，手里拿着蜡烛，抖个不停。命运中的剧变往往有这样一种特点：无论我们平时多么超脱，多么无动于衷，一旦遭遇剧变，固有的人性总不免会受到触动，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这修女经过一天的激动，又变成妇人人了，她痛哭过一阵，现在还发抖。

冉阿让在一张纸上写好了几行字，把它交给修女说：

“我的嬷嬷，请您交给本堂神甫先生。”

这张纸是展开的。她在那上面看了一眼。

“您可以看。”他说。

她念道：“我请本堂神甫先生料理我在这里留下的一切，用来付我的诉讼费和今日死去的这个妇人的丧葬费。余款捐给穷人。”

嬷嬷想说话,但是语不成声。她勉强地说了一句:

“市长先生不想再看看那可怜的苦命人吗?”

“不,”他说,“逮我的人在后面追来了,他们到她屋子里去逮我,她会不得安宁的。”

他的话刚说完,楼梯下已闹得一片响,他听见许多人,走上楼来,又听见那看门老妇人用她那最高最锐的嗓子说道:

“我的好先生,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向您发誓,今天一整天,一整晚,都没有人到这里来过,我也没有离开过大门!”

有个人回答道:

“可是那屋子里有灯光。”

他们辨别出这是沙威的声音。

屋子的门打开,便遮住了右边的墙角。冉阿让吹灭了蜡烛,躲在这墙角里。

散普丽斯嬷嬷跪在桌子旁边。

门开了。沙威走了进来。

过道里有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和那看门妇人的争辩声。

修女低着眼睛正在祈祷着。

一支细烛在壁炉台上发着微光。

沙威看见嬷嬷,停住了脚,不敢为难。

我们记得,沙威的本性,气质,他的一呼一吸都是对神力的尊崇。他是死板的,他不容许反对,也无可通融。他是信徒,在他看来,教会的权力更是高于一切。他在这方面,和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浅薄而规矩。在他的眼里,神甫是种没有缺点的神明,修女是种纯洁无疵的生物。他们都是与世隔绝了的灵魂,似乎他们的灵魂与世之间隔着一堵围墙,墙上只有一扇唯一的、不说真话便从来不开的门。

他见了嬷嬷,第一个动作便是向后退。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任务束缚他并极力推他前进。他的第二个动作就是停下来,至少他总得冒险问一句话。

这是生平从不说谎的散普丽斯嬷嬷。沙威知道,因此对她也特别尊敬。

“我的嬷嬷,”他说,“您是一个人在这屋子里吗?”

那可怜的看门妇人以为事体搞糟了,吓得魂不附体。

嬷嬷抬起眼睛，回答道：

“是的。”

“既是这样，”沙威又说，“请您原谅我多话，这是我份内应做的事，今天您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一个男人。他逃走了，我们正在找他。您没有看见那个叫冉阿让的家伙吗？”

“没有。”

她一连两次说了假话。一句接着一句，毫不踌躇，直截了当地说着假话，好象她把自己忘了似的。

“请原谅。”沙威说着，深深行了个礼，退出去了。

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为这次的谎话上达天堂。

这嬷嬷的话，在沙威听来，是那样可靠，以至刚被吹灭的还在桌上冒烟的这支耐人寻味的蜡烛也没能引起他的注意。

一个钟头过后，有个人在树林和迷雾中大踏步离开了滨海蒙特勒伊，向着巴黎走去。这人便是冉阿让。有两三个赶车的车夫曾遇到他，看见他背个包袱，穿件布罩衫。那件布罩衫，从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而在那工厂的疗养室里，前几天死了一个老工人，只留下一件布罩衫。也许就是这件。

关于芳汀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全有一个慈母——大地。芳汀归到这慈母的怀里去了。

本堂神甫尽量把冉阿让留下的东西，分给了穷人，他自认为做得得当，也许真是得当的。况且，这件事牵涉到谁呢？牵涉到一个苦役犯和一个娼妇。因此他简化了芳汀的殡葬，把她送进了义冢，极力削减费用。

于是芳汀被葬在了坟场中那块属于大家而不属于任何私人、并使穷人千古埋没的公土里。幸而上帝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她的灵魂。他们把芳汀隐在遍地遗骸的乱骨堆中，把她抛到公众的泥坟里去了。她的坟正象她的床一样。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

一 从尼维尔来时所见

去年(一八六一)五月间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一人,本故事的叙述者,到了尼维尔,并向拉羽泊走去。他沿着山冈上两行树木中间的一条平坦的大道步行前进。那大道随着一起一伏的山冈,一起一伏,犹如巨浪。他慢慢走过了里洛和伊萨克林。向西望去,他可以辨出布兰拉勒的那座形如覆盆的青石钟楼。他刚刚走过一处高地上的树林,看见有一根立在一条横路的那柱子转角处蛀孔累累的本柱上面写着“第四栅栏旧址”;旁边,有一家店铺,店面墙上的招牌写着“艾侠波四风特等咖啡馆”。

从那咖啡馆再往前走八分之一法里,他便到了一个小山谷的谷底。谷底有一条溪流,流过路下的涵洞。疏朗翠绿的树丛,散布在路旁山谷里,在路的另一面,树丛故乱有致地展向布兰拉勒。

路的右边,有一家小客店。门前摆着一辆四轮小车、一大捆蛇麻草和一个铁犁。青树篱边,有一堆干鸟;一个方坑里是正冒着气的石灰,一张梯子卧倒在一个用麦秆作隔墙的破棚子的墙边。有个大姑娘在田草锄草。一大张黄色广告,也许是什么杂技团巡回演出的海报,在田边迎风飘动。有一群鸭子在那客店的墙角外面浅沼里游戏,一条路面铺得很坏的小道沿着那浅沼伸入丛莽。那行人向丛莽中走去。

他走了百来步,到了一道十五世纪的墙脚边。墙上有用花砖砌的山字形尖顶,沿着墙过去,便看见一扇拱形石库大门,一字门楣,配上两个圆形浮雕,具有路易十四时代的浑厚风格。大门的上方就是那房屋的正面,气象十分庄

严，一道和房屋正面垂直的周墙紧靠在大门旁边，构成一个生硬的直角。门前草地上，倒着三把钉耙，五月的野花在耙齿间随意开着。大门是关着的。双合门扇早就破烂，一个旧门锤也生了锈。

日光和煦宜人，树枝在作五月间那种轻柔的颤动，仿佛来自枝上的鸟巢，面不是由于风力。一只可爱的小鸟，也许是怀春吧，在一株大树上尽情啼唱。

过客弯下腰去细察门左右脚上的一个颇大圆涡。圆涡，好象是个圆球体的模子。正在这时，那双合门扇打开了，走出来一个村姑。

她望着过路客人，看清了他正在仔细看的東西。

“这是一颗法国炮弹打的。”她向他说道。

随后她又接着说：

“稍高一点，在这大门的上面，那颗钉子旁边，您看见的是一个大铤打的窟窿。铤子并没有把木板打穿。”

“这叫什么地方？”过客问。

“乌古蒙。”村姑说。

过客走了几步抬起头来，从篱笆上面望去。透过树枝望见天边有一个小丘，丘上有一个东西，远远望去，颇象一只狮子。

二 乌 古 蒙

乌古蒙是一个苍凉偏僻的地方，是障碍的开始，是个叫拿破仑的欧洲樵夫在滑铁卢遇到的初次阻力，就像是巨斧痛劈声中最初碰到的盘根错节。

乌古蒙原是一个古堡，现在只是一个农家的庄户了。乌古蒙对好古者来说，应当是雨果蒙。那宅子是贵人索墨雷·雨果，即供奉维莱修道院第六祭坛的那位雨果起造的。

过客推开大门，从停在门洞里的一辆旧软兜车旁边走过，便到了庭院。

在庭院里，便是一扇十六世纪的圆顶门，第一件使过客注目的东西。门旁的一切已经全坍了。宏伟的气象仍从遗迹中显示出来。在离圆顶门不远的墙上，另辟了一道门，门上有亨利四世时代的拱心石，从门洞里可以望见果园中的树林。门旁有个肥料坑，几把十字镐和尖嘴锹，还有几辆小车、一口井口有石板铺地和铁轱辘的古井。另外一匹小马正在蹦跳，一只火鸡正在开屏，还有一座有小钟接的礼拜堂，附在礼拜堂的墙上的一株桃树正开着花。这便是拿破仑当年企图攻破的那个院子的情形。假使他打破了这一隅之地，全世界也许就是属于他的了。一群母鸡正把地上的灰尘啄得四散。他听见

一阵狼吠声，看见一头张牙露齿、代替英国人的大恶狗。

当年在这地方的英国人是值得敬佩的。在一军人马猛攻之下，库克的四连近卫军，坚持了七个钟头。

乌古蒙，包括房屋和园子在内，在图上，作为一个几何图形去看，是一个缺了一只角的不规则长方形。在那缺角上是南门，有道围墙作它最近的屏障。乌古蒙有两道门：南门和北门，也就是古堡的门和庄户的门。拿破仑派了他的兄弟热罗姆去进攻乌古蒙；吉埃米诺、富瓦和巴许吕各师全向那里进扑，雷耶的部队也几乎全部用在那地方，仍归失败。克勒曼的炮弹也都枉费在那堵英雄墙上。博丹旅部从北面增援乌古蒙并非多余，索亚旅部在南面只能打个缺口，而不能加以占领。

庄户在院子的南面。北门被法军打破的一块门板至今还挂在墙上，攻打的伤痕还看得出。那是钉在两条横木上面的四块木板。

这道当年曾被法军攻破过的北门，后来换上了一块门板，用以替代现在挂在墙上的那块；那道门正在院底半掩着，它是开在墙上的一个方洞里的，堵在了院子的北面，墙的下段是石块，上段是砖。那是一道在每个庄户人家都有的，两扇门板都是粗木板做成的那种简单的小车门。更远一点，便是草地。当时两军争夺这一关口非常猛烈。门框上满是殷红的血乎印，历久不褪。博丹便在此地阵亡。

鏖战的风云还存在于这里，当时的惨状历历在目，伏尸喋血的情形宛如眼前；生死存亡，有如昨日；墙垣呻吟，砖石纷飞，裂口呼叫，弹孔沥血；树枝也倾斜战栗，好象力图逃遁。

这院子许多起伏曲折、犬牙交错的工事都已被拆毁，已不象一八一五年那样完整了。

法军突破了英军在这里设过的防线。古堡的侧翼仍屹立在那小礼拜堂的旁边，但是已经坍塌，可以说是空无所有了，这是乌古蒙宅子仅存的残迹。当时两军便在那里以古堡为碉楼，礼拜堂为营寨，互相厮杀。法军四处受到火枪的射击，从墙后面、顶阁上、地窖底里，从每个窗口、每个通风洞、每个石头缝里都受到射击，他们便搬一捆捆树枝去烧那一带的墙和人，以火攻来回等。

侧翼已经毁了，人们从窗口的铁栏缝里还可以看见那些墙砖塌了的房间。当时英军就埋伏在那些房间里。一道从底到顶全破裂了的旋梯，好象是个破海螺的内脏。那楼梯分两层，英军当时在楼梯上受到攻击，便聚集在上层的梯级上，并且拆毁下层。大块大块的青石板在荨麻丛里堆得象座小山，却还有十来级附在墙上，在那第一级上捌了一个三齿叉的迹印。那些高不可

攀的石级，正如牙床上的牙一样，仍旧牢固地嵌在墙壁里。其余部分就好像是一块掉了牙的颌骨。那里还有两株古树：一株已经死了，一株根上受了伤，不过从一八一五年以来仍年年发育。从一八一五以来，它的枝叶渐渐穿过了楼梯。

当年在那礼拜堂里也有过一番屠杀。现在却静得出奇。自从那次惨剧以后，不再有人来做弥撒了。虽然，那一座靠着粗石壁的粗木祭台依然存在。四堵用灰浆刷过的墙，一道对着祭台的门，两扇圆顶小窗，门上有一个高大的木十字架，十字架上面有个被一束干草堵塞了的方形通风眼。在一个墙角的地上，有一个旧玻璃窗框的残骸。这便是那礼拜堂的现状。祭台旁边，钉了一个十五世纪的圣女安娜的木刻像；还有童年时代的耶稣的头，不幸也和基督一样受难，竟被一颗铙子打掉了。法军在这礼拜堂里曾一度做过主人，继而又被击退，便放了一把火。这破屋里当时满是烈焰，象只火炉。门着了火，地板也着了火，基督的木雕像却不曾着火。火舌灼过他的脚，随即熄灭了，留下两段乌焦的残肢。奇迹，当地的人都这样说。儿时的耶稣丢了脑袋，足见他的运气不如基督。

墙上满是游人的字迹。在那基督的脚旁写着：安吉内。还有别的题名略玛约伯爵、哈巴纳阿尔马格罗侯爵及侯爵夫人。还有一些法国人的名字，带着惊叹号，那是愤怒的表示。那道墙在一八四九年曾经重加粉刷，因为各国的人在那上而互相辱骂。

一个手里捏着一把板斧的尸首便是在这礼拜堂的门口找到的，那是勒格罗上尉的遗骸。

从礼拜堂出来，向左，我们可以看见一口井。这院子虽原有两口井。为什么那口井没有吊桶和滑车了呢？已经没有人到那里取水了。为什么没有人到那里取水呢？因为井里填满枯骨。

最后一个到那井里取水的人叫威廉·范·吉耳逊。他是个农民，当时在乌古蒙当园丁。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的家眷曾逃到树林里去躲藏。

那些是在维莱修道院附近的树林里躲了几昼夜不幸的流离失所的人。今天还留下当年的一些痕迹，例如一些烧焦了的古树干，便标志着那些惊慌战栗的难民在树林里露宿的地点。

威廉·范·吉耳逊蜷伏在一个地窖里留在乌古蒙“看守古堡”，英国人发现了他。他们把这吓破了胆的人拖出来，用刀背砍他，强迫他侍候那些战士。他们渴，威廉便从那井里取水供他们喝，许多人都在那里喝了他们的最后一口水。这口被许多死人喝过水的井也同归于尽了。

战后大家忙着掩埋尸休。死神有一种独特的扰乱胜利的方法，即在光荣